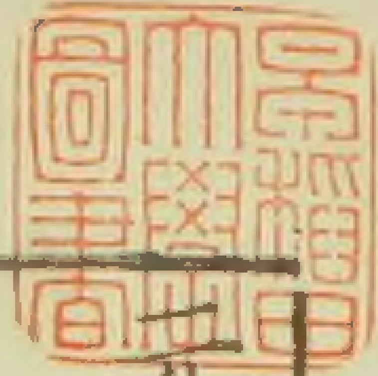
元亨釋書　五之六

共十六貼



元亨釋書卷第五

濟北沙門　師鍊　撰



慧解二之四

睿山安海　興福寺主恩
睿山桓舜　禪林寺永觀
睿山寬印　睿山皇慶
醍醐寺延殷　觀勝寺大圓
三井宗範　延義法師
興福寺永縁　傳法院覺鑁

大谷寺源空
高野山明遍
笠置山貞慶
梅尾寺高辨

釋安海學睿山興良尤精台教當竪義偶于黒谷禪愉愉難海才潛如金龍寺千觀所語曰安海竪義降之何如觀曰海學宏深待與子議愉信宿觀告曰海之議論不可以台乗屈也彼粗于密宗以悉曇章蓮華手種子字義抵之可阻耳愉受其策而歸至期始出台題辯鋒不可嬰也次出種子義海曰悉曇非素也愉曰已号博渉盡學乎海曰公之論納鑿也每海竪義其配以從學軋之凡六度淮不伏曰直我道而已當時源信覺運爲台門兩輪海常曰慧心淺瘦揭厲可渡檀那深狹不過踰跨信法師作二十七疑問宋之知禮法師海見問目曰是等膚義豈須遠問乃作上中下三荅曰宋國荅釋不出我三種而已及禮荅來海已死台徒曰禮之決釋多海之中下義也海之徒便持宋荅及海釋如墓讀

祭時人曰海骨放光

○釋圭恩居興福寺學相宗有義學名于時睿山寛印賀後主不屑南北學徒獨言天下只有圭恩當我顧眄耳恩以瘖語忤朝旨在筑之博多寛印又竄東州印曰恩貶西海印在東地日本宗乘已爲凹字

○釋桓舜學延暦寺慶圓有譽當時貞圓日助遍救及舜世爲睿山四傑舜甚窶浪遊丑州說法溫泉神祠其夜夢神告曰師早還本山必昇顯位舜如神言果爲法性寺座主天喜五年九月十日化年八十舜少患貧乃詣山王神祠祈福經年無應又如稲荷神祠其求如山王第七之夜夢婦人莊嚴開殿戸來舜前手持片紙長二寸餘排舜懷貼胸而歸舜見其紙有二字曰千石舜夢中大喜適大賓入來儀衛甚都向婦人又自殿出接客白高駕難動尊儀何事對曰桓舜有祈諸婦人曰法施七日懇到甚矣妾不得已已足其意客

曰我爲舜來也舜曩求我尤切我豈不堪與舜哉然不者其又有説矣媼縱惠舜正須奪焉婦人驚曰妾不辨也早酬懇祈妾之過也然彼人尚在即趨舜所剥胸紙而去舜夢中以爲此客必山王明神也我頃年精祈神猶聲也今卻妨侘乎大怨焉婦人白客曰奚爲拒舜對曰舜師終此生當出陰界若受富樂恐爲縛礙故我今彼窮耳舜覺後歎山王云

釋永觀姓源氏投東大寺有慶學三論兼聞諸宗晩歸洛東禪林故居謝絶交往偏慕安養作七寶塔安佛舍利二粒乃誓曰我若生倩慕舍利必增數明年成倍又於藥王院造丈六彌陀像當淨業嘗以南京衆選申官領東大寺務雖司鈐鍵不受寺供私畜齋粮以爲日飡性慈仁常往獄問飢寒又多病氣力微弱而修學不弛嘗言病者善知識也我因病苦堅進修天永二年秋疾語徒曰昔世尊八十涅槃我今歳同壽不踰年取滅足也十

一月二日沐浴而念佛異香芬郁中夜頭北面西而寂紫雲垂房壁

賛曰才與不才猶如驥駘矣驥也雖神駿人苦齧踶焉若夫駑駘者妥帖如也然齧踶者豈驥之罪哉亦在調御之熟粗而已海之輕二師恩之出菴語也驥之齧踶乎顧調御如何耳舜之患貧觀之辭榮道已同不相謀何哉

釋寛印事楞嚴院源信學業早成時宋人朱仁聰在越之敦賀津信欲見聰拉印而往仁聰出接之壁間有畫像聰指曰是娑那婆演底守夜神也爲貧渡海厄所歸也師知此神乎信憶華嚴經中善財讃嘆偈以筆題像上曰見汝清淨身相好超世間呼印曰子書次句印把筆寫曰如文殊師利亦如寶山王仁聰見之感嗟曰大蔵者皆二師之腸胃也乃設二椅延之印後行頭陀法至丹州寺院側有大他里民結綱魁曰捕之印禁之不可印

夜到池畔振錫持念而去翌朝下網不得一鱗印毎夜誦法華臨終時手執香爐向西念彌陀而寂

賛曰信印之二師者禦侮之才與彼任聡雖嚮信之德義指夜神而爲言也異域之人亦當此方之學徒也二師若不記殆貽邦之辱焉於是信寫前向印繼後譲二師之強記亦快乎夫二師者台宗之徒也至他家者雖委宗趣文句不熟者學者之常也況雜華之浩瀚乎見二師之博通聡之大藏勝冐之信不爲過耳矣

性空之姪也

釋皇慶姓橘氏黄门侍郎廣相之曾孫性空法師之姪也母孕時悪葷腥或食之應時嘔甫七歳登睿山近山下有柹樹絶不結子俗名其地曰不實柹兒到其處何此地何號人荅以其名時餘樹有果兒白見今何有實乎至翠微有舘亭降陟之人憩息焉故置藥湯而備渇之俗呼爲水飲兒又問之荅者曰水

飲也兒曰何飲湯乎上嶽頂小竹叢生兒復
問之答曰大嶽也兒曰何有小竹乎（嶽竹和語相近）
其幼敏機辯類此從東塔院靜眞學秘密宗
至護摩灌頂梵字悉曇莫不研究昔慈覺大
師以瑜伽法授長意意授玄昭昭授智淵淵
授明靜靜授靜眞世以慶爲慈覺七代家嗣
慶遊鎭西有景雲阿闍梨東寺密傳之魁也
就探焉雲器之悉付秘奥并授弘法大師寶
瓶以爲傳契之信也慶有入宋之志共沙門

寂照上船時鳩數千羽集于檣逐之不起船
師曰恐異人乗舡乃下衆人鳩尚不散逮慶
離舶皆飛去人多曰八幡大神留慶也（國俗呼鳩爲八幡使鳥）
慶夏於背振山有延殷者顯密之英
也事慶爲師慶與殷修法慶誦驚發地神偈
印手按地地大震顧謂殷曰愼勿語人慶病
頻那夜迦天現形手捧盃而曰師疾篤非酒
難治每朝願受一盞不可局禁也吾爲護神
不暫離天帝令我獻盃耳其器大可半升二

日於池上菴禮舍利舍利放光盈室詣四天王寺禮舍利本是三粒分爲八粒薄暮童子來身體偉壯慶怪而問汝何人對曰多時侍書寫室上人會役偷上人上供我不耐忿以拳加頭其人即死上人愍驚驅我去故投師焉慶與飮食童拱曰願加印呪易受耳慶使童數百里外不半時復命或令滌衣盪虚暴之不用桁竿靈異甚多一時諸役列坐戯謔以拳打輔車遂次相授巡至童童辭曰恐及

大故諸列强之童繞下拳吐血殆死慶聞擯去童泣曰背振山地動者堅牢善女天出現之時也我親見之故感徳來也今遭摩斥悲哉萬壽中在波州刺史章任視朝令修十臂毘沙門法天子感靈夢賜僧官慶爲法興院十禪師有同業覺運長慶者數十歳眞病時眷曰師若不起令我依誰眞曰少年慶汝之師也運蹤其言就禀密法竭禮敬長暦中有兩門之諍朝廷以慶之徳望蓋一山寓遣於

慶慶曰宮事若急可宥乙童時人以為慶之
護法之言也永承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滅壽
七十三慶性好斗藪奥域靈區莫不歷涉頭
在波州夢山王明神曰何不歸本山便割其
背出血三所因茲返睿山而寂其三血者表
三派密傳也果門人長宴院尊安慶各立門
戶云
賛曰智證者弘法之姪也慶又性空之姪
也豈法種亦有亂與奚夫叔姪之相似而煊
赫也至山王明神指示血脉者曷寤寐之隔
乎豈又慶之所得邪
釋延殷姓橘氏但州人年十六上台嶺禮慈
仁受戒從靜照學山家法長保二年寂照入
宋殷共之赴西海朝庭有議留殷惜偉器也
後於景雲闍梨處偕皇慶受兩部密法寬仁
末厭憒閙居多武峯三學該練居數歲明快
法師誘歸本山又入大原山與覺尋同房黃
門侍郎源顯基投殷落髮乃與源沙彌上揩

嚴院結弟同廬長曆二年春慈覺智證兩徒爭座主位殺厭之移住醍醐寺

○釋木圓居洛東觀勝寺縛小庵静坐頗行請徒在別房ニ一時隣坊童兒被酒打狗狗悲吠甚聞之徒此童兒醉狂益熾止拍狗擊坊戸戸扉皆壞諸徒詣圓訴曰此童兒狂戾氣鬪官治之此度若恕而聽之後日不可測也圓曰子等在此學佛着我訓之不逮也且我法以平等待有情之一切含類自性清淨而無明

酒所醉煩惱鬼所亂狂醉不度我輩逢此宜發慈愛讀訓彼暴然子等見是瞋發卻益甚忿不亦重狂醉乎子等豈不聞乎我門以六度之將攻六弊之賊施將亡慳賊戒將亡犯賊忍將亡恚賊進將亡懈賊禪將亡散賊智將亡癡賊子等任慈忍之將嗔怨之賊不擊而自潰豈外假世俗官法乎子等在此經術學是等愚頑不堪共居也諸徒杜口而退後數日童主詣圓曰愚童狂醉撓師清衆我初

不知今日聞之乞聽指揮嚴加譴罰圓笑曰
稚兒戲劇家之常耳我徒恚之潔我不德耳
於見何慮乎童主以圓爲長者益加欽
釋宗範陸州刺史久任之子也從三井永範
習學相名承曆三年爲大乘會講師四年寂
勝會講師凡官院講論範多豫焉故有博涉
之譽一日異比丘來謂範問何許人對曰遙
聞名德越自遐陬屢抱小疑願賜解惑範唯
唯適赴小飡不久而歸異僧不見怪看外庭

片雲在門上雲中現金光髣髴見師子形諸
徒驚望雲影已沒範以爲文殊師利之應現
也應德元年七月卒
釋延義止南京有講學譽一日天地院啓講
肆七大寺皆會集義爲講師時七寺衆皆學
于義以故講場無詰義者儀有一老翁髯髮
皓如也出衆立三十番論義其語巧敏衆人異
之義一一答析翁曰三種論義一答已成一
答未決一答不成然初果之位頗爲佳耳我

是又殊也言已忽然不現凡義感文殊三回
賛曰靖退者吾黨之美也殷圓其庶幾乎辯
乎圓之訓乎乾義之感吉祥也慧乎進乎
釋永緣姓藤氏吏部郎中永相之子也母遠
州刺史江公資之女緣九歳喪父母携赴南
京憑祚森于時興福慈善受維摩講師詔起
賀於洛都儀衞甚盛母語見曰汝父已亡我
寡不能字故將汝隷業于南寺安得如此僧
都汝其勗乎然我已老又不能見矣言已撫

髮備然已而師事一乘院賴眞甚聰顙習
學日新應德元年稟維摩講詔時年三十七
母殁而久矣遂赴賀於祚森忽念母昔訓感
泣不進僕從行緣曰汝等不知昔我九齡伴
母氏息此地先妣誨勵能成我也林木如舊
昔人非我豈可堪乎宜乎遲遲吾行也僕隷
皆忍袂後句當七大寺道福益賑乗輦入宮
天眷偏渥天治二年四月五日壬歳七十八
賛曰下崮於渓壑西叔可待矣若夫磽确尚

異哉緣公者緇田之沃壤乎然其母濟于
孟母也矣何也纔一遷而已耳
釋覺鍐姓平氏肥之前州人將門之裔也
累代武略其父貿男名卿黨畏鍐見誰
爲我父天下之豪貴也一日官吏促租到家
喧呼放戾父居屏處不出家有比丘見問曰
今何人乎辟我尊丈尊丈又盡褫平時之勇
壯哉比丘曰官吏譟租汝父豈可怍乎見曰
誰爲之比丘曰刺史也凡州界無不聽刺史

也今者汝父亦刺史之有耳見曰我始謂天
下一貴人也雖然我父猶有刺史乎比丘曰刺
史亦自貴承于宰臣宰臣不自貴承于天子
天子亦四海之至尊也汝之稚孩何父之謂
哉見良久曰有至尊之過天子者乎比丘曰
有道有天界人主者皆承制也見曰有踰
於天乎比丘曰有見曰誰乎比丘曰佛也見
曰亦有邁佛者乎比丘曰無過斯故曰無上世
尊見曰可得聞乎比丘曰佛有三身法報化

夫真訓有三顯密也三身之中法身爲最也
二訓之內密乘爲奧也若夫三身二訓者非
小兒之所宜聽矣兒曰出人有登佛位者乎
比丘曰方今剃染之者皆彼徒也其間勤修
精懃之者必得其位兒曰其人何在我就而
尋求焉比丘曰紀州高野山者弘法大師定
隱之地也彼有定尊阿闍梨粹乎密學子其
往焉自是志遊學會親知携入京投仁和寺
昔弘法識其從金剛乘者兼學相宗依之其

師先令薙往興福寺從慧曉習唯識一夕夢
貴婦人抱薙居膝上摩頂曰汝雖大法器恨
非我寺寶汝於他山必恢密教而我又可擁
護汝我是春日明神也保安二年回仁和稟
密灌其夜場室有光香又隨覺猷僧正受三
井秘密灌頂其餘密學支法無不研究薙幼
聞在耳便上高野親定尊益極秘奧薙於高
野建傳法院欲以斡事聞王庭先躊躇宮門
初天仁上皇不豫私祈弘法大師上皇夢一

沙門自南方來手執柳枝灑香水覺後病差適聘宮門見鑁儀狀宛如夢僧宣問從來敬崇日熾上皇捨莊田充學供又上皇詔鑁入宮先夢白蓮華生殿中某所鑁應詔來必坐蓮所常常如此因茲益渥睿信鑁因斡事將赴西州先詣稻荷神祠持念加護忽一女託曰明神傳語上人莫遠行只早歸紀州吉野河側必得所求果於吉野得石手莊契券鑁一日往藤相國忠通第相國下庭迎拜鑁問

衷 正也 中也

故相國曰弟子今夜夢大唐國善果阿闍梨到此宅今師至恐後身乎鑁曰我自少年擔弘密乘凡聖雖異志趣惟同如相國夢闍梨納愚衷乎鑁在東寺入堂一時眞然僧正（弘法之徒）於院北角現形曰吾讃子興東寺盛密教於時鑁徒與順親覗之鑁在密嚴院告弟子曰狂狗入傳法院殺汝其邏追其徒奔至傳法院果然鑁始在高野也永尋法師語曰此山太師定後慶祀相仍祈親維範明算之

昔補苴罅漏不能復元今子器宇宏偉必任此寺盡贔屓乎以故鑁勤興建傳法密嚴二宇躋越先矩雄博壯麗康治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卒年四十九

贊曰世言鑁嘗傳法新院贏于本寺寺徒嚻之覃鑁之入定欲穫之蓋嫉配始祖也鑁元持不動尊寺徒鼓噪入鑁房不見鑁只不動之二像在焉胥議曰其一像必鑁也百計攻治遂受狼狽今考鑁事無之豈其徒譎而不言耶殊不知是鑁之奇事也惜乎鑁也能入佛界不能入魔界也然中世以來如鑁之比鮮矣可謂觀成闍梨乎哉

○釋源空姓漆氏作州稲岡人也父時國母秦氏父母無子祈佛神母夢吞剃刀覺語于夫夫曰汝其有身乎恐罹染之人矣因而孕母不茹葷腥長承二年四月七日生頭圻而稜眼黃而光宗族異之至四五歲舉止動向西九歲父被寇害之一家噪迷空自屏處偵之以

小弓矢射寇中其眉間寇者源長明寛治帝
之衛曹也為其額瘡可證發遂隱而終身時
呼空為小矢兒郡之菩提寺觀覺聞之乞為
弟子性善習學覺嘆曰此器兒何可居草澤
乎送與延暦寺源光光曰此童駿驥也非吾
術索之所羈也即投功德院皇圓剃落受戒
時年十五三期之間通受台教又從黒谷叡
空稟密乘及大乘律凡大蔵經律論佗宗章
疏靡不撿閲空於教義有自得處欲質其所

詣叡俊述唯識論廣雅演雜華二師皆嘆
歸於師承也因是後贈供物雅寓章跡空自
書曰我讀書三遍其義自彰不勞苦而已又
曰八宗之外涉佛心宗於九教相粗得幽致
晩見信師往生要集乃棄所業倡淨土專念
之宗承安四年出黒谷居洛東吉水盛説專
修及圓頓菩薩大戒緇白靡然向風嘉應帝
召入宮受戒藤相國兼實延問淨土之事空
述選擇集呈之專修之徒取為秘要顯其靜

嚴明遍證眞公胤皆緇林之翹楚也從空問
專念之道空修法華三昧普賢現道場又讀
華嚴几案下有異小蛇其徒信空怖之捕去
次日蛇又在焉又避之其夜蛇夢空曰我是
華嚴之護神也莫畏也其後蛇猶蟠几下空
又不怕經竟蛇不來矣皇太后於上西門院
請空一七日說戒門屏上有一蛇七日之間
屈盤不動每說時有側耳勢至散日而斃其
頭裂爲二其中髣髴似人形空謁藤相國于

月輪談話而出相國下庭拜背後語左右曰
空公頭上現金圓光予等見乎對曰不見自
此相國益加敬空念修久勤屢感勝相手筆
自記曰建久九年正月一日修一七日念佛
第二日水想觀成第七日地想觀中瑠璃地
現二月一七修之間水想地想寶樹寶地宮
殿等現正治二年二月之修地想等五觀隨
意顯現元久三年正月四日彌陀觀自在大
勢至三像現室中五日三像又現建永二年

春二月竄讃州居五稔空曰吾不因謫爭布
專修之道於海裔乎亦我一化之幸也建暦
元年詔追赴都城二年正月居大谷染疾其
徒安彌陀像於床頭且爲臨終助標空曰此
像外汝等有所見乎諸弟子曰無空曰我十
餘年來荐視極樂界相及佛菩薩眞身久矣
佛來也二十五日朝高唱佛號諸從助和久
而皆聲嘆空獨不衰而至午時其後若徇持
之慈覺僧伽梨頭北面西誦光明遍照偈而

逝年八十臘六十六空亡之前二三日紫雲
降錘坊上
贊曰修多羅有二一相一行二三昧專勤精修
之謂也空公之倡專修於稱號也資于此乎
夫多岐亡途元元皆是專修之言又孔體矣
然廢勝業斥他宗雖贋徒之執弊恐空之訓
有所未盡乎蓋廢有二種自他之異也自廢無
益他廢受殃昔者蒯通曰臣唯獨知韓信非
知陛下也故置漢高之亭里克曰不有廢也

吾何以興故受晉惠之誅澆季濫叨不當尊徒諸家末流漫浸競趨是以我剖二廢之別諗于後學

少納言信誠之子明遍

釋明遍藤給事通憲之季子也才氣貫諸哥給事死已十三年一家緇素欲相會修八講蓋國俗逢亡者十三廻之歲營追薦者十二支然而姊妹迭先又而寓追慕以給事多子皆英特世緇林尤我所謂靜賢澄憲勝覺覺憲及遍也請予相議以覺為啓白師遍散導師[illegible]時遁鄉捿紀州高野山蓋疾名緇之官榮也諸兄使使告事遍對使者曰我已逃世隱納此地雖追孝不堪出也使者復命諸兄相語曰遍才智被世我等不若也故吾儕為散師也今言逃世之人不與法孝豈遁世之士忘孝忠乎重使使者徵詰促歸遍又曰我非忘孝也只悄入諸兄之隊耳所以者何夫遯世者吾棄世世又棄吾然而衆人不齒是世遯之全者也而世棄我我不棄世者乃人

也我棄世世不棄我者今之諸名德也二者
未爲眞遯也諸兄咸南北二都之高德也我
則其間効顰伎慣狐鳴已失隱約之素也又
朝庭聞吾出召我我無地辭矣我非忝孝恩
也使以友善者代法事入京諸兄相語曰遍
弟稚時議論屈我等我等今又受屈耶聲十
相得爲眞遯之美談焉臨亡之時祥瑞尤多
論曰甚矣士之不耳道也苟耳於道遍不發
則言矣諸哥又不服矣世復不爲美談矣三

者哉弟耳道之徵也請揚推而陳之焉夫遍
及諸兄何爲者乎皆緇徒也緇徒者何爲者
乎逃世之士也其逃世之標者禿其頭也緇
其服也練若其居也多羅其器也豈非遯之
標乎是以世貴其儀相以爲福田故歸而事
敬而饗　王公之者寵以僧官祿以封戶皆
福田也吾徒正當是時應以法相交而不移
心矣然澆代人漓焉受茲浸遇換易本法不
見我身之緇禿與搢紳相比並顯覦苟容搖

尾乞憐嗟乎吾道衰者尚矣是緇侶之所以
有遯言也遁愚則我不遑誅矣已亶高譽爲
倒庸緇而容易發遁之言邪又父母者天也
不受形已受即不可廢也孝子之於親也甚
於水火矣遁縱不緇而爲巢許之行於此時
不得一不出山也況我徒乎我佛設道也先
立孝矣故修多羅曰孝順父母又夫吾門超
皁之士父母之在也或有逃逸而迕命者然
拒追修者未聞矣何也遯逃者反常而合道

也若失追修者曷反之有遁何爲者乎始聞
大逆乎蓋遁絆於名而躋於道乎假令遁聞
諸兄請出山追薦而速歸者出入爲有小體
焉而釣高名忘孝思邵造語而言　朝廷召
我無逃辭者皆賣名之言矣夫公私者事之
差也今遁赴父追修者私事也奚假於公纔
於　朝廷遁之昧於理也至於此矣蓋遁不
以道爲標而以遯爲標也故標其父以遯也
標其　君以遯標其兄又以遯也標其并

人又以遜也痛乎爲遜所獲而終不耳道乎
夫眞遜者與遜共忘矣若懷遜於心猶利之
在心者又一遜利也隱人之爲遜溺也譬如
世人之爲利溺矣若有所溺利之與遜同又
人之心有移者必忘矣思天而忘地矣思東
而忘西矣適思遜而志孝然不忘者妄也世
人造而妄者有之矣不知而妄者有之矣適
者不知而妄者也爲人子者若思不可須臾
離矣況於忌乎不可言遠近於其間矣又思

有厚薄耳薄者忘之萌也今遍心移於遜薄
於孝豈不斷於志乎君子防微遍不知之而
言不忘者不知之妄也今民間停戻之者猶
遺親喪痛哭深慟一朝而息是遍而厚遜而
薄者也君子不然終身不忘若忘者非所謂
罔極之謂也又適葬父之忌自出山與諸兄
營法事者是過之常也然忌受請而出已
晩矣重造不遜詞而誣諸哥惑世人適之責
不知矣吾故曰三者弟宜道之懲也矣

釋□□慶藤綰章之孫尚書左丞貞憲之子也
母夢高僧來宅自稱曰貞慶言已入懷自此
而孕毋誕而歲七蕤染後奉事於毋無□貞
慶毋戒之期慶以累世之比丘也投興福寺
皇家有才譽庶寂勝講詔慶居貧乏資備業
僕從人以敝衣於會官使催之逢于路相拱
入宮會衆先坐堂上莊服麗□慶弊衣而至
官僚縉伍皆匿笑慶謂正令釋子不□決儀
只競浮誇我不可與此徒爲伍等伍宮講五日

□□其久如也講已不還南京止山州笠置
院高名籍甚行曆上皇好楊柞遊能射鹿暮
年□□□□禦宇薦鹿福聞慶德望召爲落慶
導師慶徒歩搢笏破笠在肩入官以杖笠置
階側徐上殿陛意氣自若上皇以下貴其朴
素既而登座詞辯婉暢因譬莊嚴交以鹿苑
章君臣無不感嗟慶詣春日神祠群鹿皆折
前足云

賛曰爵祿者世事也吾黨蔑視焉然贋學圖

動絆繫於此矣今見慶師之憤激世可謂烈
士乎

栂尾明恵上人

釋高辨姓平氏紀州在田郡人父重國嘗爲
嘉應帝衛兵曹二親各詣佛祠求子母夢有
人授柑子其妹適並親臥覺而語之妹曰我
又夢人與我大柑二顆姊曰我當得倆被奪
妹之所夢不從耳尋而有孕焉承安三年正
月生形貌端麗甫四歳重國戲以烏帽安頂
曰如是美兒安得早長成加冠巾登仕途時

見私念我冥慕作佛成不願官屬若以容貌拘之
不如毀傷即自投庭下傍人以爲失腳奔往
救抱見不果志竊憤不齊亦近火爐欲以火
箸爇其面先試著左臂熱痛不可忍也即止
而泣稚孩勵操多類此九歳父母繼亡離宅
從高尾山上覺讀倶舍頌不旬日便能誦一
日與群兒遊戲忽猛省曰我父母不知生何
處若墮三途恩彼劇苦我何遑戲笑乎若在
天界天眼無礙定見於我生平呵責今豈有

曩熟憶二事吾何戲劇縱人不言我不愧哉
爾來益勤所業十許歳早事游學聞密乘於
尊實習雜華於景雅有尊印者善悉曇章附
而學印屢煩徵詰見又有歎然之思一夕夢
梵僧授深義覺而質于印皆印之未聞之者
也印感怪焉年十三自念言諸佛因修不惜
身命救鴿飼虎古規可式我已稍長豈憚苦
行夜潜往屍陁林骨肉散零狩狼縱横見雖
怵心忍而止宿徹曙無傷害又歸文殊師利

日持五字呪摺曰願依大聖加被得如實智
拯溺有情十六就上堂剃落於東大寺戒壇
受具寺有聖詮者善賢首宗請益日新十九
從興然阿闍梨稟兩部密法自爾止北山栂
尾盛唱賢首宗戸部尚書長房語曰弟子頃
讀金師子章未明其旨願公加詮釋辯乃撰
光顯抄二卷付之嘗曰我國慧學之者而是
定修之人希矣以故學者闕證道之門焉是
我之太患澆季之弊也便於北峯嵓窟搆一

宇禪宴慮惟五門禪要達磨多羅禪經等以爲心術又依華嚴宗義撰坐禪次第并入解脱義二卷常修佛眼明妃法一時初夜供已出堂外行道念誦忽見西方群猪行東其先者背負大星其數五光明爛然其夜甚黑因星光尋猪皆見或時佛眼尊現其身又夢明妃告曰明日授汝般若理趣分翌日午供壇上有誦理趣之音其聲妙細供竟乘筆記之忽忘經句瞑目乞指授又有誦聲其韻如先

又修不動法其場忽成花苑寶葺彌敷奇香薫郁綱幢幡鈴寶飾具足其寶鈴右遶辦身梵僧三十餘人手執香爐歌唄讃歎又修供之間呼侍者良詮曰一虫落桶汝早救之詮見堂外水桶果一蜂落浮又修法中告詮曰竹林中小鳥爲鷹擊汝其濟之詮入篁果如言一日截耳供佛眼其血灑像壇及供器其色不變今尚在其夜夢沙門具梵相告曰三世諸佛身肉布施子其底幾乎讀華嚴至

第二十五如來在他化自在天宮說十地法
門之句天莊嚴相顯現目前舉眼瞻仰文殊
大士乘金毛師子在空中長三尺許光明赫
熾辨不耐感幸起立作禮辨病憂梵僧盛一
柸羹與之覺後餘味在口即時疾愈栂尾耆
古練若之地廢圮久矣辨居此復院宇承元
二年還紀州於内崎山創伽藍四年又歸栂
尾寬喜四年正月十五日夜對彌勒像禪坐
入觀傍人看之如無氣息於時尊像寶座左

角寶珠忽上著燈龕上如雲其像譬若在天
雲中於是辨又口中放白光移刻出定告諸
徒曰我期已近便宜臨終法儀十九朝賓說
修學始卒竟右脇而卧又舉聲唱曰南無彌
勒菩薩即寂爾閉目面有微笑負年六十喪
歛之間容色不變奇馥藹竭

贊曰中世以來賢首之宗不振矣辨公以純
誠之質立鑽仰之志故毗盧華藏之海迴倒
瀾普賢毛孔之剎復侵疆見其稚操之激勵

宜乎中興之才器也豫章從小有梁棟者辨之之謂乎

元亨釋書卷第五

元亨釋書卷第六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淨禪三之一

唐國義空　睿山覺阿

永平寺道元　長樂寺榮朝

松嶋寺法心　鷲峯覺心

宋國道隆　宋國普寧

淨妙寺了然　東福寺普門

南禪寺德儉

檀林皇后之時人也

釋義空唐國人事塩官齊安國師室中推爲上首初慧萼法師跨海覓法吾皇太后橘氏欽唐地之禪化委金幣於萼和聘有道尊宿萼到杭州靈池院參于國師且通太后之幣國師感嘆納之萼曰我國信根純熟教法甚盛然最上禪宗未有傳也願得師之一枝佛法爲吾土宗門之根柢不亦宜乎國師令空充其請空便共萼泛海著太宰府萼先馳奏敕迎空館于京師東寺之西院皇帝賚錫甚渥太后創檀林寺居焉時時問道宮僚得指受者多中散大夫藤公兄弟其選也萼再入支那乞蘇州開元寺沙門契元勒事刻琬琰題曰日本國首傳禪宗記附舶寄來故老傳曰碑峙于羅城門側門樞之倒也碑又碎見今在東寺講堂東南之隅

賛曰予求碑刻而無矣乃如東寺親撫印之其碑破而存者四片大者徑二尺餘小者或不盈尺額之左右蟠龍偉如也雖頭角不完

鱗甲燦然。其文殘缺、句讀不成。而其字畫之存者、亦甚鮮明。雖非妙筆、頗爲楷正。予便印四片者而歸。上之下之左之右之、百計剔閲、少可明也。世言、橘后問密法於弘法。法盛稱之。后曰、更有法之邁之者乎。法曰、大唐有佛心宗。是達磨之所傳來也。熾行彼地。空海又雖少聞之、未暇究之耳。因茲后使蕚和問靈池。今碑雖文句不成、斑斑或見焉。世之所傳、不徒然也。昔六一居士有集古録一千篇、周秦之碑刻多載之。況隋唐乎。惜乎此方之好古之君子、今猶不見碑之全文乎。因修此書、見殘碑、予之贊詞、不得不似跋尾耳矣。

釋覺阿、世姓藤氏。幼上叡山、習學有聲。傍親文墨、善梵漢書。嘗聞商客稱宋地禪道之盛、奮然志遠遊。遂以承安元年、共弟金慶踰溟、達于杭都。乃孝宗乾道七年也。時佛海遠禪師踞靈隱、道價高輦下。阿至其室。遠問我國風。阿未通語音、便書曰、國主無姓氏、號金輪

王一種糸授未有移華僧無進納而講義高者賜度風俗和順奉佛歸僧然無禪法只講五宗經論風聞德義特詣函丈願傳心印以度迷津且如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離相離言假言顯之禪師气垂開示遠曰衆生虚妄見見佛見世界阿又書曰無明因何而有海便打阿即遠陞座決疑明年秋游金陵抵長蘆江聞鼓聲忽然頓悟始知佛海垂手之旨趣返靈鷲述五偈呈所見其一曰求眞

越前永平寺開山廿八

滅妄元非別即妄明眞都是錯堪笑靈山老古錐當陽抛下破木杓海印其所證阿辭海書偈贈行阿歸朝後安元之始附船便通信于海求扇數珠絲扇等二十事貯以寶函海喜而受之壬寅夏嗣書海已寂矣或曰嘉應帝聞阿禪行召問宗要阿擴一笛吹之應制時機未稔君臣莫測惜哉化行不聞乎

釋道元姓源氏京兆人紳纓之流也始謁建仁明菴庵爲法器後乘商舶入宋地見天童

如淨禪師淨付以曹洞宗旨歸來闡法于城
南深草平副帥時頼招以名藍不就乃如越
州構精舍而居名曰永平禪寺叢規一則太
白建長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告衆書偈化壽
五十四
賛曰阿元之二師者叅遊之選也阿之契於
淡泉元之稟於太白見其自太方而來不亦
悦乎阿之迹不多見可惜而已然猶見取雷
菴列於四燈不爲大息焉元之化播北地不

及中上士亦能無遺憾矣

上野長樂
開山也

釋榮朝粹密學從建仁西公稟宗門要旨居
上野之長樂禪苑盛揚眞化東方道俗趨化
如歸寶治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戌時滅于時
寺内甚明徒衆相語曰昏夜之明豈有是等
之煥赫乎衆筆記事過于炬燭寺傍民家望
寺以爲失火急奔入寺見朝之坐丈室而化
壽福朗譽東福圓爾皆朝之徒也

奥州
松島
法心

釋法心過壯歲出家不知文墨聞衲子之稱

宋地禪行駕商舶入臨安徑登徑山見佛鑑
禪師鑒於圓相中書丁字示之心止席下單
提研究性堅硬耐禪坐骨臀腫爛而不撓者
九年初持丁相於萬物中現丁字心不佾斷
經歲序始得平穩歸朝居奥州松嶋臨終光
七日謂徒曰某日當取滅然心無恙侍僧不
信到期齋罷坐禪床侍僧乞遺偈心元不克
書即唱曰來時明明去時明明是箇何物止
而不言後句侍僧曰猶欠一句望足之心應

聲喝一喝泊然而化
釋覺心姓常澄氏信州神林縣人母祈戸蔵
山佛求子一夕夢佛以燈手授覺有娠焉少
小無塵累之操年十五投神官寺讀佛書十
九薙染受具于東大寺乃上高野山染指於
三密也因而謁金剛三昧院行勇於是乎志
慕教外之旨易服親炙勇遷相之龜峯心主
紀綱又禀金剛乘於三論道得菩薩戒於深
草元遂入上都見勝林順順者入宋之望也

益深南詢之志建長之初泛舶蹈宋城直趨雙徑禮癡絶冲寓一單於廣衆簡堂外之歩屧而機語不契乃事徧遊參荆叟于道場幷應眞于天台育王之寺大梅之塔浙東靈區足跡皆遍適値本邦同參源心者問曰我周旋諸老之間者久矣而以吾眼之不明也瞶于知人焉雖吾之瞶庶幾見人之明乎子已熟於地矣又不有聞耶對曰我之瞶猶子之瞶而我之聞寔不似子之聞也是子之所謂熟者乎靈洞護國佛眼師我所熟聞也乃相將至護國佛眼問曰汝名什麽對曰覺心眼乃示以偈曰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佛如如亘古亘今又徴詰數四即受印可寶祐二年春告別佛眼以月林語對御録無門関等付之又授偈曰心即是佛佛即心心佛元同亘古今覺悟古今心是佛不須向外別追尋又寫照賛曰用迷子試飛紅爐雪一唱當鋒崖崩石裂化死蛇作活龍點黄金爲生鐵去縛

解粘抽釘拔楔叟將佛祖不傳機此界佗方
俱漏佛心辭而出發于明著博多乃建長六
歲也隱高野之故居明年出世于金剛三昧
院辦香供佛眼踰歲通嗣書慰荅切至弘安
四年文應上皇詔居城東勝林寺至化難逃
勤老入都奏對愜旨聲振輦下然以帝里繁
喧忤于禪宴不幾潛回紀之舊院永仁三年
諸徒出衣資建壽塔于都城之西北扁庵曰
歲寒乞心勝遊心不得已又入天邑上皇優

禮迎請咨詢禪要心雖老奏對詳精上皇益
欽歎緇素輯聞禮謁又願心之終焉此居心
亦潛歸紀州初心自宋歸海風俄起波濤怒
鼓一舩震慴心安坐不動忽月輪現檣上頃
刻風波恬如也鷲峯元多妖魅有涉境者必
遭惑亂心居于此屢見怪異心一一降攝或
授戒法自爾魅事息心登熊野妙法山青天
忽呈祥雲下覆正應四年晴空太雷墜瀧峯
之東嶂聲聞四十里諸徒恠至雷所有一顆

寶珠心乃埋珠鎮山門始心遊巓峯樂其絶
勝嘗構梵宇名曰西方寺棲此四十餘歳化
被两紀詣熊野者取路鵝峯必志禮謁不則
為虛行西方之寺產業寡而往來數千指心
以寺宴頗拒之或有蘇糗而至縛茅樹下時
時乞諸參者庚申歳佛眼以書寄法衣一頂
七葉圖一鋪月林體道銘并賜對段錦誨語
諄諄心又每艄便音問不缺一時寄水精數
珠眼以偈報曰百八摩尼顆顆圓遶天鼻孔

一齊穿恒河沙數佛菩薩日日呼來跳一圈
其同風可占也永仁六年四月十一日示微
恙緇白省問相繼已而輕安十月十三日道
俗酬酢如常入夜神色有異諸徒怪乞辭偈
心笑曰我生平屏文墨今何特地乎徒曰師
今斂儀端坐恐告終與對曰諾乃蛻然而逝
龕徙八日氣負如生茶毗得五色設利壽九
十三臘七十四分塔于都紀心堂以趙州狗
子話舉示學者或曰念起是病不續是藥或

曰一切善悪都莫思量四來之扣請只舉單提之要於時指說孝慈禪寂教謚法燈禪師

贊曰道不在夷夏焉吾見朝心二師身居東鄙名塞寰宇善哉心之末後句子以一喝蔽四句其高妙之格所謂不經人道之者乎法燈荐承　宸衷動廻舊隠吾謂三子者居夷德夏者也矣

建長寺開山也

釋道隆宋國西蜀涪江人也姓冉氏年十三薙髮於成都大慈寺遊學講肄弃而理峡棹入淛見範無準仲癡絶簡北礀諸大老皆無所契徹届陽山依無明性禪師性室中舉東山牛過窓欞話隆開有省嘗聽東僧之盛稱國光及禪門之草昧常志游化遂以淳祐六（宋第十四代理宗年号）年乘商舶著宰府本朝寛元四年丙午也乃入都城寓泉涌寺之來迎院又杖錫赴相陽時了心寓龜谷山隆掛錫於席下副元帥平時頼聞隆之來化延居常樂寺軍務之暇命駕問道平師乃啓禍福之基趾構大禪苑請

陰開山説法衆開學徒奔湊佇聽一日示衆曰參學人日用中雖復識這一片妙湛靈明田地然於其中不識祖翁者多若識得祖翁我且問儞契券今在何處得契券之後此一片田地任汝操持今時人全身在裏許而不知裏許事皆病在於何蓋不了目前有許多萬緣萬境入汝眼内入汝耳中眼不會收聽耳亦不能返聽未免只隨聲色所轉無自由分此乃非他所障是汝自障自昏者何不會都物只管逐他所以道却物爲上逐物爲下冬日示衆曰諸兄弟究此一段大事如三冬之内向寒爐中埋火一般常令煖氣不斷忽然通身上下徹骨冰寒開口不得時須假佗力雖然箇是引導之門在儞衲僧分上須是向冷颼颼中搜討清滯淡底究接得路通著得眼淵然後傲雪欺霜可風謔雨揔不由別人收也在我放也非他未到此田地須是自信自修自信始得信若信佛祖有

無傳而傳之妙修者修自家欲達未達之場
悟者悟現今迷頭認影之所此猶是大槩之
辭若授實而說做工夫時各各陡頓精神莫
隨境轉虛靈自照動靜返窮窮至無窮終有
倒斷時節居十三年遷平安城之建仁都下
緇素欽挹禪化逢開山千光忌上堂曰蜀地
雲高扶桑水快前身後身一彩兩賽昔年今
日死而不亡今日斯晨在而不在諸人還知
落處麼良久曰香風吹萎花更雨新好者自

此寺衆加畏愛焉寛元上皇聞隆道譽召見
宮中隆叅之一偈曰夙縁深厚到扶桑忝主精
藍十五霜大國八宗今鼎盛建禪門廢佛賢
王上皇嚮隆之護宗之志經三歳返建長福
山寢室之後有池池側有松其樹條直一日
斜偃向室衆僧怪之隆曰備服之人居松上
與我語我問住何處對曰山之左鶴岡也語
已不見以其人之居故松偃耳諸徒曰鶴岡
者八幡大神之祠所也恐神來此耳自此其

徒欄楯其樹名曰靈松徒屬中有流言者因此爲甲州之行北地之胥吏祇黎幸隆之寘謫隆亦曰我爲法蹈海入此國只周旋皇畿侯服而已不遑誘導遠陬也偶罹于讒誣而御于羯獠是我弘道之素也天龍豈有意於此乎甲之居猶洛之數又還相主龜谷山六群之徒謗訕未合乖成甲行又還壽福弘安元年戊寅孟夏歸于福山秋七月示微疾至二十四日書偈辭衆而寂闍維得五色舍利其煙觸樹葉纍然皆綴舍利門人自遠方至者歷數十日到葬所披索林木多得舍利隆有所持鏡沒後其徒收之或夢其鏡留隆儀貌告徒乞見磨礱以觀自在像諸徒傳看異之平師聞之請入府疑其曨曖令工磨治其鏡初幽隱經一磨縣明嚴好大悲之相皆悉備足平帥悔謝作禮後寧一山爲記今在鎌倉府奏乞諡賜大覺禪師本朝禪師之號始于隆也

賛曰儉約翁應詔于龍山予舊好往來無間一日問曰大覺之行有狀乎翁曰吾師之道徧天下人々之口處々之碑奚用區區之狀乎予曰不然物之磨物也無若歲月金石之堅久或消泐翁之所謂口碑者猶其幾而已緜時邈歲口碑亦磨吾恐盛業大德之晩進者或不耳也予之步儀於福嵩薫炙翁之仲季也猶有未委之處乎翁曰子之好古也尚有之矣況佗人乎余之前言過也佗日誌歲時令侍僧淸行予之編撰焉

釋普寧號兀菴宋國西蜀人也幼年祝髮爲苾蒭於唯識之講肆歷數歲捨去出峽而南詢遍歷諸老到蔣山値癡絕冲上堂擧覆船僧到雪峯之話聞之忽然認得本來面目尋登四明之阿育王山仕持無準範陶鑄四來尊又過上堂側聞準擧僧問古德深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德云有如何是深山巖崖佛法德云石頭大底大小底小寧

下如夢覺爾後無疑入室提撕無礙準被旨
上徑山寧侍往之一日準語曰昔演祖請益白
雲端和尚端云近有數僧自廬山來教他說
禪也說得下語也得批判也得祖云和尚如
何端云我向伊道直是未在祖聽此語七日
忘食味方諭膏肓寧聞已無言可對只向末
在處做工夫自是入室也不下語有時準把
住曰尋常口嘮舌沸如何不下語打一竹篦
寧當下打破漆桶禮拜已退徐通所悟準曰

汝徹也只是得道易守道難須默默守之久
久自然感驗也自是如癡似兀而度日準書
兀菴二大字遺之因以爲號焉寧欲以蒙
於癡絕歸省於蔣山準書法語爲介昔紹興
中癡菴華踞鍾阜大慧杲據雙徑天下指二
老以爲二甘露門端嘉之門二師道與相配
居處偶同江湖以甘露之稱呼二老之門寧
往來徑鍾之間飫見厭聞從茲聲名籍甚靈
隱天童皆居第一座適象山靈巖虛席諸山

公舉府帖備來寧不得辭嗣香供佛鑑寄
法衣信書懇諭切當次遷常州無錫兩所住
持不失家法其在象山逢結夏示衆曰諸方
安居結制靈巖結制安居雖是一般規矩於
中大有差殊作麼生趙州東壁掛葫蘆在無
錫從山偃溪訪及寧搥鼓上堂曰東澗水清
旦從源遠流長波騰鼎沸從這裏入不知其
幾是則是只如國一禪師經過梁溪纂將四
州大聖鼻孔一捏直得無處出氣爲復歷良

猶或作横

爲賊爲復神通遊戲歟云 又君子可八寧提唱
斬絶諸方穪之時宋地北虜猶放雖寺院輒
受虐佛本朝道舊講五峯之法義優附商舶
時時聘招景定二年庚申泛滄海順帆不鄰
遠達博多寓聖福寺即文應元年也尋至帝
都東福聖一迎接掃客位延之待遇甚渥京
師緇素奔波瞻仰副元帥平將頼聞寧道價
迓歸相陽寓止巨福山住持蘭溪隆者寧之
蔣山舊友也相見喜慰勞問副帥信嚮日篤

漸命令正位於尊太寧進十五倡力辭副師
益堅不得已即真禪規整濟耕令積竊東方
叢社指為法窟副師軍務之暇常入山問道
不幾契悟寧以偈印曰老僧初到與三拳埋
恨胸中結此冤痛恨忽消開正眼方知吾不
妄宣傳繼歲學徒益盛海衆之中黨法義者
以違境撼之寧急率不羈勇退鳴鼓告衆曰
無心遊此國有心復宋國有心無心中通天
路頭活舉杖云拄杖頭邊挑日月合國勸留

堅執不允寧初赴本朝海龍現檣上捧七大
寶珠舉衆仰視嘆未曾有寧未來朝之前二
年平副帥夢一僧慈相嚴順教曰公勤參禪
覺後繪所夢像供養及見寧與夢像無少差
是以敬嚮無比逮退歸其子時宗領副帥差
部從送到西府文永二年也風帆無恙達明
州無何省劄主務之雙林兵燹之餘院宇毀
頓廚庫索然寧分衛賑衆不久捨去漫游江
浙晚住溫州江心龍翔寺至元十三年十一

月二十四日寂有嗣法大夢和尚法孫遍閲
楚寧爲侍讀提史端明尤焴所知木石先生
者也焴晩宋名儒觀大慧語脫然契證故與
我門諸師語意冥符宋季諸老語録多所題
跋書寧之語尾曰叢林傑出正續眞傳云
贊曰元菴周旋徑薜之間解悟眞正抱此偉
器遊化上邦我國俗渇聞甘露者久矣仰密
雲希佛注者不鮮矣故副元帥平公軍國公
務之隙早飫飲而取足而已然遇六群之猖

浄州寺ノ也
極楽寺也

獗作一錫之返飛錐斯方之不幸又彼眞率
之所爲也昔曇摩出東迦夜歸西竺乾之良
匠猶不能無維桑之思當困阨憶家鄉又人
情之常乎嗚呼佛果住雲居猶有圓悟高菴
之黨焉況澆季乎而夷險共容不渉于懷者
至人之量也庵也曷易動乎哉

釋了然號月峯京兆人也始仕進爲大學博
士有名于黌庠俄拋冠幘捿心眞乘適聞大
覺道譽肩錫東往謁于福山親炙者久覺稱

真絶精命以板首正嘉之元住相之極樂寺今改浄妙上堂曰在耳曰聞在眼曰見一點靈光萬化千變靜則月印寒潭動則波生水面佛性與精魂不隔一條線諸人還曾省麼從來濁富不若清貧解夏曰九旬法制已圓成借問寒山作麼生皎潔直饒同滿月更須撒手晴中行臘八值雪曰今朝臘八好時節不見明星惟見雪露地白牛在目前象王行處狐蹤絶說迷說悟孰區分且喜來年蚕麥熟這

裏有刃猶未悍釋迦老子若為説臨終偈曰七十一年夜夢紛然二十日覺來有何事水在澄潭月在天有携其語入宋地者南屏衍石悅乳覺峯希叟皆語稱讃云

南禅寺開山也

○釋普門玄恕房 国師 院号竜吟那智開信州人始游講席後至慧日識普救契文蹟海依附浄慈倫斷橋歸朝居北土弘安四年照東山退慧峯藤丞相招門補席嗣香供聖一正應之間文應上皇在龍山之離宮忤妖嬪妃遠魅惑年少氣纓

或亦魘之朝議紛紜或曰此地妖恠自古而有非佛居不可時南京睿尊有戒行譽救棲宮闈命尊率二十沙門晝夜誦密咒而妖魅不止尊辭而避之或白門德望召對下宮宣以宮恠又曰師能居之乎門奏曰妖不勝德世書尚有之況釋氏乎釋子之居何恠之有上皇壯其言門乃挈衲子而居只禪坐而已又孔淡矣然妖魅熄上皇自是傾心宗門敕爲開山祖便禮門受伽梨鉢多四年冬門病東福上皇入寺問疾門老病八十諸醫皆言者回不作上皇私念宮怪銷伏或恐禪家之通効也不必獨門之有也我見寂迹定門之德業薫探心宗之云爲耳以故日夕幸寢室綺紈與壞衲相交十二月十二日書偈安祥而坐化上皇益固心禪門賜謚佛心禪師

○釋德儉相州人也始其毋棄鐮倉縣之路傍或収育福山之側稍長與群見入寺虞游大覺見之器許乃就家乞之納爲弟子自此倫

輩推重又入宋地周游呉越一時名宿多所親附歸來省覺益增智證永仁三年府帖領本郡長勝寺乳香報千覺也次移東勝淨妙禪興建仁建長文保元年南禪寧十山寂建治上皇勅元帥府召俊二年冬來董山務上皇渥禮遇其數刹提唱學者傳誦據室曰正令全提佛祖斫額抑下威光有禮有樂正旦上堂曰昨日萬物咸舊今朝萬物咸新細看迎新送舊元來無蹤無親拈起主丈云木上座莫有墮新舊遷變去也無卓一下千古黒皺皺萬年一般春上堂曰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誰家竈裏無煙向上一路千聖不然脚下地頭上天無孔鐵鎚當面擲元來不直半文錢擲拂子下座元應二年五月十九日書偈辭衆化年七十六病中賜號佛燈國師

賛曰建長正嘉之間此方禪語未醇矣月峯於是時提唱可見蓋有德者必有言之謂乎無關也枯禪自如宮怪自沮奏對之言信

哉約翁者其大覺之遺愛乎

元亨釋書卷第六



慶長十七壬子季後孟冬念叉二蓂莢於灯下点之卯了

洛陽寂光教寺 詮量坊純長日乳 四九才

